

心声散曲

陈学昭

花城出版社

陈学昭

心声散曲

花城出版社

心 声 散 曲

陈学昭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4插页 120,000字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精装印数1—0,130册

ISBN 7-5360-0316-1/I·297

精装定价: 4.50元



作者近影

前 言

这里收集的是1986年11月底以后写的散文。有的短些，有的较长。有的出于往事回忆，有的按事抒发感情，有甜、有酸、有苦、有辣，总而言之，都出自我的心声。今年3月底，《钱江晚报》两位同志来约我写篇“心声”，不求长，但求真。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写了几句，后来寄给《钱江晚报》，他们刊登了。这集子我题为《心声散曲》，就是“心声”之由来。

我曾接到过一些读者和刊物编辑同志的信，他们问我自己写的文章那一篇最满意，出版的小说和散文集，那一本最满意。这我无法回答。要是说满意，我统统满意，因为出自我的心声；要是说不满意，我统统不满意，因为在文字上，在写作上，难免有不足之处，况且有的也许还会引起不同想法人的反感，这些长短篇，只是出于我个人的心声。衷心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1987年9月1日，杭州。

目 录

前 言

1	漫谈我心中的座右铭	1
2	病中杂记	8
3	春风得意马蹄疾	15
4	我深情怀念魏伯同志	17
5	男女之间的友谊	22
6	长夏小记	24
7	生命属于谁	29
8	生命诚可贵	31
9	再读《谣言世家》	33
10	有感于老医师的话	36
11	在龙井的石级上	38
12	难过的长夏	43
13	我为什么写作	49
14	我年青时最爱读的一部书	50
15	意外波折	52

16	“我是中国人”	62
17	回忆鲁迅先生	69
18	对照检查	77
19	忆琴秋	85
20	搬家前后	89
21	好像昨天的事一样	99
22	书给我鼓励和安慰	103
23	三八妇女节有感	105
24	我与鲁鲁	107
25	误会与理解	109
26	书斋读书记	112
27	日常琐记	114
28	纪念鲁迅先生	118
29	运动、写作及其它	120
30	致李同志	124
31	无言的教诲	128
32	秋天的回忆	132
33	我怎么写起文学回忆录	138
34	读书使我热爱生活	141
35	心声	143
36	我印象中的老舍同志	145
37	纪念章锡琛先生	149

38	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作	153
39	读《锻炼》、再读《锻炼》	155
40	辞“婆母”作保姆	158
41	怀丁玲	161
42	我与咪咪	165
43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69
44	四十年间	172
45	他默默地工作	179
46	再读《自嘲》	183
47	永久的怀念	185

漫谈我心中的座右铭

（一）童年，我偷偷地读《三国演义》时，就欢喜诸葛亮的两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常以这两句话来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鞭策自己。我是个女孩子，没有地位，况且又是最小，当然没有发言权。在家庭里，说起来都是亲人，四个同父同母的哥哥们，并不团结，常为一点点小事，勾心斗角，吵闹不休。我装做不听到，不看见，只是偷偷地用功读书；读书受他们严厉的管制：第一，有的书规定不准我看；第二，夜里不可以看书，因为夜间点煤油灯，费油。我常常先睡在铺上，装作睡觉了，其实是悄悄躺着，背诵书。等他们确实睡了，大声打呼。于是我起来，点起小小的煤油灯，灯罩上还套一张小纸，在不很亮的灯光下，专心读书。这样，我就不会成为家里的是非目标，引起不安宁。虽然这样，却还是会遇到祸从天降。突然，一只碗不知是谁打破了，说是我打破的，罚我坐在灶间里的烧火凳上，饿一餐

饭。及至弄清楚碗不是我打破的，可我已饿过，被罚过了。还有，倘使一本书不见了，不知是谁拿去的，就说是我把书藏起来了，把书弄破了，于是罚我跪一炷香，在厅堂角里。后来书找到了，他们糊里糊涂放在枕头边，可是我已被罚跪过了。我六岁失去了父亲，母亲是无权的。我可怜母亲，对自己受的苦难，不去计较，只希望长大一点时，能找到一个工作，离开家庭，去独立生活。

1949年8月初我回到浙江，组织上本来决定我回来看，半个月后回北京。可是我却赖在浙江了。为什么呢？动身来浙江，我只想远走低飞，我已经在东北时受尽了造谣污蔑，挑拨离间。我不会阿谀奉迎，只有躲开，远走低飞。到浙江后，先住招待所，接着下乡，不多时因发虐疾，只好回杭州。病愈，分配到浙江大学，工作了近一年；到杭州近郊茶区去体验生活。回到杭州，想坐下来写几句，招待所总是很热闹，难以静下来，总算由一个熟人谈及灵隐寺里面有个尼姑庵有空房间。我去接洽，老师父原来是不肯出借的，看我是个女人，和我一起的是个保姆，结果深谈了一下，同意借给我——不讲出租，事实上是付租钱的。我和阿姨东、西各一小间，阿姨帮我煮饭，用只炭炉子。在这尼姑庵里住了些时日。后来，省里的房管局，听说有位负责同志关怀地说了话，安排我可以住到近郊赤山埠里法相寺巷半山腰的一座小屋。搬到法相寺巷后，我把这两句话：“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用墨笔写了，像对联一样，贴在正对着我写字桌的墙上，当我读书或写作的时候，抬起头来，就看到这两句

话。这时候我的思想和童年不一样了，这两句话是劝慰我，不要去为那些流言、恶语、造谣、说脏话去难过，去忧闷。我有很多缺点，既不识人，又不会阿谀、奉迎，别人要怎样对待我，只好听之任之。这贴在墙上的是座右铭吧？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其实，座右铭，我从小就有，只是藏在心里，没有写出来贴在墙上。各个时候，有贴在心上的座右铭，我时时想着、想着、想着，就要去做。

（二）我从小欢喜读历史，对《史记》特别热爱，有好多篇至今还能背一、两段。我很同情司马迁的遭遇。对于《报任安书》，不知读了多少遍。“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我并不把自己看做有什么特点的人，只觉得这几句话很动人，有道理。对当时所遇到所接触到的人和事，所处的社会环境，我决定写出来，写出自己的感想，最早写的就留在《倦旅》等里边了。虽说是感想，却是实事求是的真心话。《报任安书》中的这几句话，成了我心中的座右铭。1942年我写了一首叙事长诗，那时在延安，曾送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老人家看。林老看过后，写了一个短简，他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的两句：“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当然，并不是这首长诗写得很好，这只是对我的鞭策和鼓励。这首长诗稿，可惜我在行军中遗失了。

（三）在延安撤出以后，我转来转去的走着，再渡黄河，在山西参加“三查三整”，接着重又上路，进河北境，终于到了平山县的西柏坡。西柏坡是当时后方中央的驻在地，

中央组织部在南庄，我到南庄去报到。这时候的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同志，他接见了我，问我这一路来的情况，并关切地问到我的病。他派了一位同志去为我找住处，很快找到离中组部很近的一家贫农，临小天井的一间极小房间，有一张铺，靠窗有张小桌和一张木凳。中组部派了一位勤务员同志给我每餐送饭来。我心里很不安。安子文同志还很关心我，前来看我，和我闲谈了一阵，他站在窗外说着话，我请他进屋，他没有进来，说这样很好。这些老一辈的领导同志，都那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过了两天，组织部通知我和到东北去参加劳动大会的代表们一同走，给我开了介绍信，要我去向带队的领导同志报到。这位同志是担任工会工作的，他告诉我集中出发的地点和时间。次日早上，吃过早点，我向女房东告辞，到指定的地点，就在中组部附近的大路上，停着两辆大卡车，我们陆续地上了车，车里没有座位，大家用背包当凳子坐，挤得满满的。带队同志点了人数，已到全了，要司机同志就开车。

我们在石家庄休息了三四天。这时，我身边有一些现款。上路不久，带队领导同志就发给我津贴，我感到发得比一般同志高得多，便坚决谢辞，带队同志说：“这是中央关照的。”我只好拿了。拿来做什么呢？早上吃过早点，我就上街，找旧书店。同车有一位男同志，姓王，比我年纪好像要小一点，在车上，只有他和我不是出席劳动大会的代表，而是跟着代表们走的。没有人理他，他也不理人，很严肃。他看我上街，走近对我说：“我陪你一道去！”“不要！”我谢辞。

“你不是上书店去么？我帮你拿书呵！”他微笑了一下。过后，我真觉奇怪，他怎么会知道我是上书店去，又说帮我拿书呢？因为自从我有臂肩一再跌伤以后，右手提一斤重的东西，都是极艰难的。休息的三四天中，我上、下午都去市里的书店，所有的旧书店都走遍了，找到了零零星星的一些法文书：有托尔斯泰的法文版《复活》，法文版的希腊神话、歌德的《浮士德》、《赫尔曼和窦华旦》……每次都是王同志陪我去，帮我拿回来的。我没有问过他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正如他一样，他也不问我任何话。一直到1977年从报上看到悼念他去世的文章，才知道他是一位对党极有贡献的做机密工作的同志。

有一天傍晚，从旧书店出来，经过一个卖烤番薯的摊子，我好多年没有见过这东西了，有点馋，就买了两个，带回招待所。王同志把我买的书放在我的铺上就走了。我把两个烤番薯拿到铺前小桌上，分一个给我同房间的李同志，她是陕甘宁边区的著名女劳模，她坚决拒绝，说她不要吃，我就自己吃了。夜饭后，我正坐在铺上翻阅法文书，有一个男同志来叫我出去，我走出房间，他告诉我带队同志要我去谈谈。我到带队同志住的房间，他正在坐着，旁边没有别的人，他邀我坐下。他告诉我，和我同房的李同志向他汇报，说我整天跑旧书店，灵魂好像掉在旧书店里了，还买烤番薯来吃……我听着，不出声。他最后说：“你知道就成了，用不着去计较。”我告辞出来，回到自己房间里，脱下衣服，就上铺睡觉了，没有立刻睡着，我想：怎么买书会引起劳模的反

感？买两个烤番薯也不算犯罪吧？当然，我不会计较，书还是要买来读，读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其他关于历史和中外古典文学书都可以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我心中的座右铭，就是在极艰难的旅途中，我也要读一点书，我离不开书，即使有人反对、咒骂，我也不动摇。

（四）从1957年反右斗争起，到“四人帮”的十年内乱期间，我所经受过的一切，千言万语也写不尽，曾在文学回忆录第二集《浮沉杂忆》^①里写了一些，但并没有痛痛快快的彻底写，考虑到也许年青的人们没有经过这样的日子，是否会引起不解或误会。我最痛苦而负疚的是无中生有的牵累了别人：著名数学家徐瑞云同志被迫害含冤去世。最初，“造反派”说她和我接近，是个漏网右派，接着，说她是走资派，最后，又说她是个反革命分子。她不幸的是一位有学问的数学专家，有著作，兼任数学系主任，才招来了这么多大帽子。我又牵累了送我到浙江来的徐文玉同志，他在铁路分局工作，工作认真、负责。他自己不知道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文革”时，他受到残酷的揪斗，说他是右派分子引进党内来的坏人。他日夜被揪斗，好多次曾休克，送进医院抢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才得到解放，恢复工作，可是他已吃尽苦头，身体一直不好。至于我个人，最早去绍兴劳改时被诅咒为“破坏分子——贼”，“文革”时被扣上“五毒俱全”：叛徒、特务、国民党、汉奸、大右派。我曾经

^① 此书已于1981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

有过悲观、失望思想，但仔细想想，想到中国共产党，祖国和人民，是受得起考验的，不可能永远这样下去。当时，我心中常想着王勃《滕王阁序》里这两句话：“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在我心中的座右铭是“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堕革命之志！”老、病、死，没有什么可怕。要紧的是不堕革命之志！

造谣、说诳，能变成真理么？“说诳一千遍就成了真理”，谁也不愿再想起这个政治骗子的骗人欺人的话。历史是严厉的，无情的见证人。

1986年11月29日，杭州。

病中杂记

冬天，我左腿的膝弯里，有三颗像蚕豆大的小疙瘩，时常发痒，我根本没有想到是什么“炎”之类的东西，每次感到有点痒，就用点药水棉花浸酒精抹一下。一天两三次。到初春，天气暖和起来，三个疙瘩似乎大了一点，痒的比开始时厉害了点。我请干女儿锡全去找我熟识的皮肤科专家林能武医师，并转告他关于我患三个疙瘩和痒的情况，请他开处方，配点外涂的药。锡全带回两盒涂抹的药膏和两瓶薄荷酒精。涂抹的药膏没有什么特别感觉，薄荷酒精擦一下能止痒。可是天气越来越暖，疙瘩旁边的皮肤变成红色，范围扩大了，痒的更厉害，涂抹的药膏已增加不少，一天从一次到两次，后来增加到三次。到5月中，已快进入夏天了，我下决心去找林医师看一下——其实，林医师和他的夫人余医师已来看过我，关心我膝弯里的皮肤疙瘩，我偷懒，没有卷起裤脚管给他们诊断一下。难怪他们只听听，不很了解——他的病人

极多，队伍排的很长，这是锡全每次去为我取药时，回来说的。因此我在上一天就去向林医师挂号，其实是预先约好。亚男陪我上三楼，在皮肤科的门外走廊上，有好些人站在那里，当我们走进医疗室时，正有人在等林医师开处方；林医师招呼我，要我稍等一下；坐在他对面的一位中年医师，客气地站起让我坐，我扶着桌边，谢谢他，没有去坐。林医师开好处方，和病人谈了几句，病人立起来告辞了。林医师就要我坐下，问我情况，我谈了后，就站起来，把裤子脚管卷得高高的，让他仔细诊断。他看过后，慢慢写处方，好像在思考什么，突然对坐在他对面的中年医师说了几句，我没听清，一下子，中年医师同一位中年的女医师进来了，我站起来让座，女医师微笑着招呼。林医师和女医师轻声地谈着，我只听到断断续续的不完整的句子：“皮肤很脆……又……”指着我的手和臂……。女医师听完，就转身出去了，过了一忽儿，她进来，递给林医师一张中药处方，说：“先吃三服试试看。”说着，有一女病人跟着她进来了，她招呼那病人一同出去。林医师把他的处方和中药方递给我说：“刚才的女医师是我们这里中医科的主任，她很有医疗经验。”接着说：“今后您不用每天涂三次药，可以涂两次，如果情况好转，就是涂一次也可以。”特别叮嘱我注意的是关于饮食方面的控制：不能吃鱼。目前鸭蛋只能吃两个蛋黄，不能吃蛋白，今后看情况再增加和改变。这使我非常吃惊，本来我每天要吃四个鸭蛋，如今连一个都不能吃了，饮食营养等等的控制比糖尿病更严格。当然，我是听话的。